

远方有条爱情河

于

力

近

作

选

远方有条爱情河

于力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远方有条爱情河

于 力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58,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407—1332—1/I·905

定价: 7.70元

内
容
提
要

拍天而来的商品大潮，让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变，爱情与友谊的天地也益显五光十色了，暴发户美丽的“妻子”却偏偏爱上了打工仔，总指挥与过去的恋人邂逅重逢面临着选择，总经理在缤纷的花雨中却从红地毯走上了庄严的法庭……

然而，真挚的恋情与纯朴的友谊，却在人生的离合中愈发显得生机盎然与无比珍贵。谁见过完整的人生呢？人们悟到：与其追求完整，不如善对残缺。

作品有巨大的艺术魅力，情节动人，语言清新，搬上银幕后曾多次获奖并被指定为全国献礼影片。

为永恒所累所潇洒的于力

(代序)

郭小东

在许多人追求活得潇洒的今日，于力却总像忙碌的候鸟，或鹤唳长空，或雁掠云际。我问他活得是不是有些累，他禅味十足地回答：“迷时三界有，悟后十方空，潇洒和累其实是一回事。”

对人生的累与艺术的累，他总是坦然直面的。他为之所累的东西让我一直很激动。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活得很累，即使是当今那些活得很轻松潇洒，或让人感觉到轻松潇洒的人，也都是很累的。可是，累与累毕竟不同。于力的累，是他太耽于那些这个世界上太缺少太难觅的东西。他太高的心气和他太难以承担的体魄之间的矛盾，他太远的理想与他所处的太近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因这高远所构成的冲突，令他很累。简言之，他追逐人所难以追逐的，他梦想人难以梦想的。所以很累。他的灵魂像鹤唳长空、鹰翔云际那样鼓翼在未来的地平线上，这当然不会是很安逸很平静的。

于力与我的所有交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这说起来有些矫作，但事实正是如此。他总是在开头问：“小东，最近读什么书，有好的吗？”结束语自然也是。我是个很散漫的人，也不怎么读书了。经他一问，我便自审，该读点书了。于力是以他的自自然然的勤勉和无时无刻的思虑，令人鞭笞自我，该努力些了。

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一聚会，他讨论的问题便是艺术，是人生，还有一些我觉得新鲜古老遥远的故事。他永远在追随着一种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很不流行很不时髦很不被人强调和重视的东西。那种东西隐隐约约地令我感觉到于力的追随并非单单是一种理论兴趣，而是对自我的寻找，对人类世界的自我寻找。这种寻找甚至已经让于力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纯化成为一种宗教情绪和道德法则了。

人类秩序是永恒的，于力因为明白这永恒，却又为这永恒所累。他企望自己的一切努力也能随这永恒而去！所以，他以一个并非雄健的体魄，完成着一个又一个即使是雄健的体魄也难以承受的人生命题、文学命题、艺术命题。他所要实现的，是在达到这些命题之前，那个非常难受非常焦灼和非常艰苦的过程。当他和我说他的创作道路，谈他从诗歌创作到电影剧本创作之转轨时，其间的契机和动机竟只是，创作电影剧本可以令他更自由地在年迈的母亲身边耽上更多的时间，他为此放弃了诗歌，皈依电影剧本的创作且一发不可收（目前已发十五个电影剧本，二十余部集电视，拍成电影片八部——这个集子收集的是他1989年至1992年的部分作品）。他本该从事更个体更利个性风格发挥的创作，诸如诗歌和小说乃至理论这些更能显示自我精神方式的样式。然而，他却遁入人性人伦的樊篱，亲情与母性崇拜令他选择了不该选择

的艺术方式。这种貌似与艺术选择悖反的选择，令他陷入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中——他本可成就为一个大诗人或者出色的小说家，然由于上述的为亲情与母性崇拜所作出的牺牲，令他在电影这种集团性操作、综合性艺术样式中浮沉而黯淡了他的独特风格和个人色彩的凸现——于力非常明白这种选择所导致的艺术追索的痛苦，在我看来，他损失了对某种钟爱的艺术样式的纵情与深度发挥的同时，他也就收获了另一种人性深度，同时以这种深度去驾驭生活，用以融解于电影文学剧本的人性表达与认识之中。所以，我读于力的电影剧本（而不是由该剧本制作而成的电影），是舍弃了电影对之的规约，而努力从中读出于力那些本该在更具表现力的文字叙述中表现出来，但却由剧本的既定形式所遮蔽了的那种人性精华，读出那种不得被遮蔽的痛苦的。所以，我很肯定的相信与揣测，于力的剧本与拍摄出来的电影成品之间的差距，是更其令于力痛苦的东西。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尽管剧本这种形式黯淡且遮蔽了于力作为诗人的激情和这激情的合理流泄。但是，诗人的气质和对事物的眼光依然以别一种形式流荡于思索于他的剧本构思和人物性格表现上。他尽可能在剧本上为电影画面营构一种诗或接近于诗的视觉效果，导演能否理会并付诸画面那另当别论。《生于同月同日》、《半边月》、《山之阿，水之湄》、《阿罗汉神兽》等等，都建筑于诗境的哲理构想之中。这种语言组合背后所显示的，是对人生的诗意理解，是一种很不单纯的审美态度。正如语言是一种哲学一样，诗究其实便是对人生况味赋予一种审美或审丑形态，一种较为曲折难以让人一眼看穿的深层意蕴。于力剧本中从叙述到总体构思的诗意诗味，是对人生有相当体验与认识之后的一种哲学阐发。他把人从具体

的生存状态和一般的浮泛的认识中形而上为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这意味经由于力的气质感染升华激情为剧作中一种流贯始终的弥漫。这种弥漫难以捕捉，它不显示于太具体的情节与人物上面，却又令这些情节与人物都多少粘附了这种弥漫，那种类似人种与地缘、血缘的特殊种性的东西。我至今也很难准确地把握住这种弥漫是器质性的呢，还是于力无意间形成的艺术情潮。诚如他对《周易》有关中国年历中时序节气的解释一样，那种对对应的事物与天象之因果关系的分析，是一定有着某种种性的弥漫的。我所指于力的剧本之诗味诗境，是立足于这种非常之意义上的。并非一般所认识的那种诗歌之诗。故此，于力剧本中便有一些隐藏着很深，或叫作他自认为隐藏着很深的东西，那些东西只有他自己能够说得清楚（包括《阿罗汉神兽》的命题）。这自然也构成于力剧本与拍成影片之后的某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是永远存在且无法消弥的。所以，于力也大可不必为此遗憾。说电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其实也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无能的解脱和逃避而已，大可不必当真。

于力是宽阔的，他的宽阔是牺牲于他的狭小——他把他多方面的艺术才华，诸如诗、小说、历史、哲学、解“易”等等汇聚于电影剧本和电视脚本的创作之中。在明知的悲剧角色中演绎着他艺术的悲剧。其反弹的效果并非如他所悲观所嗟叹的那样。读他的剧本，只读剧本，是不难读到作为人的悲剧角色所演奏的和弦的。也许稍微体味一下瞎子阿炳的二胡和明眼阿炳的二胡，同是二泉映月，其震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于力把自己对自己的悲剧认识融化在他的剧本构思中。如果他一开始就很钟情于专业于电影剧本创作，也许终将会导致一种习惯性专业性的平庸。无数文坛实例昭示着这

种现象，最好的人生效果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最欣喜的人生终结与收获是歪打正着。

由此，我想着重谈谈于力尚未投拍的《四个酸柠檬》。倘收在该书中的几部剧本，或被文化部定为建国四十周年献礼片，或获上海国庆四十周年剧本征文奖，或被选为十四大献礼片，或正密锣紧鼓筹拍中，唯独《四个酸柠檬》因资金不果未拍。我以为这部被作者定格为“电影诗”的作品，恰恰非常贴切非常精彩地表达了于力的人生观世界观乃至艺术观。是一部极有艺术探索精神和现实人生况味的作品。如果电影调度且其综合性艺术合成能够真正实现作品的追求的话，则将是一种极富创新和现代意味的尝试。是对于电影以及电视小品之庸俗化的冲击。

于力着眼于人的残缺，以其残缺显示人的美质。人只有残缺过才可能是完美的，这自然是指精神上、形式上的残缺。但是，一般的人往往无法体味残缺的滋味，也就是说，残缺是一种天赐的机遇。人人厌弃害怕残缺，也并非人人也都能享有残缺，它是命运的一种机遇。从这种意义上说，大部分没有经历过残缺的人，或说没有认识到自我残缺的人，是无法完美自我的。所以，回到文首，我说于力钟情的是自我的寻找，是认识自己包括人类自己。在《四个酸柠檬》中，他通过对四个窗口的窥视，对四种残缺人生的描述，实际上是对哲学命题，人的命题的探究。他以残缺为出发点，却以完美与崇高为归宿。这说起来也并不复杂，在许多经典作品中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熟悉。但是，对此作有意识的集中的思考，并把它们作为人生主题来发扬，集中了于力的智慧与心气。我以为是最不平庸的。人生是永恒的痛苦，皆因为它首先是残缺的。因这残缺而产生弥补它的愿望，成为人类

文明的动力之一。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人生残缺部分的再破坏与再建设。于力在这部作品中所描述的是他人，所投视的是自己，许多感觉都带有于力的思虑和对自身命运的体验。他借残缺人生来表达他对命运的解释、挑战和挫败它的理想。

我已经说过，于力是一个心气极高天份极高的人物。有名家要为他作序而他一定要我写，我于是从命且放下写至高潮难以中断的长篇小说《流放者归来》。读了他的剧本，写了上述文字，乃是我出于对于力的敬重和才华的钦羡。我不是以评论家的身份来评论于力的剧本创作，我想那是无意义且有侵犯内行的味道的。我想，重要的是于力这个人，他作为人的魅力，他在他的作品中所投注所奉献的人的精神的深度，他对艺术、对世界、对他的读者的激情，是如何以自身的痛苦和悲剧性的命运作为代价，在实现着他的艺术良知，他对社会对时代对历史所怀拥着的那一份责任。

本该结束本文，突然想到1988年海南建省伊始，我们一起在海口，那夜突然停电，于是在黑屋子里无事可干。于力便于黑暗中为大家讲故事，讲一个真实的家族故事，严格说是一段往事。在座的都是些作家，包括雷铎和孔捷生。大家惊叹于于力的天份。严格说，是那晚的黑暗表现了于力，也是那晚的黑暗令我真正地认识了于力。黑暗和孤独使于力走出自己，也同样使他走进更深沉的黑暗与孤独中去。我想这并非不是幸事！是为序。

1993年4月17日·大雨·

目 录

为永恒所累所潇洒的于力（代序）	郭小东
√ 生于同月同日	（ 1 ）
√ 半 边 月	（ 89 ）
√ 四个酸柠檬	（ 155 ）
√ 阿罗汉神兽	（ 190 ）
√ 山之阿 水之湄	（ 282 ）

生于同月同日

神秘的龙山岩画。

画面：远古，数千个史前精灵在绝壁上俯视尘寰。

音响：开始是远古先民似真似幻飘若游丝的围猎欢呼声：“哦——哈嗨——哦——哈嗨——”

然后，现代音响切入：铁路工地惊天动地的塌方声。

岩画局部

远古：图案化的武士、舞人、铜鼓。

现代：尖厉的警报声，鼎沸的人声。

塌方

现代：一条笔直的铁路路基被倒塌的大山吞噬了。

万籁俱寂，尘烟梦魇般扩散。

远古：死寂中，响起由迟重变为急速的铜鼓声。

被塌方埋住的工人在土层中挣扎（高速），铜鼓声终于急若战阵。

山脊，龙山寺。

钟楼，僧侣们撞响硕大无朋的古钟。

钟声苍凉。

山脊上，104年前“萃”军的“大清忠魂无名碑”高高耸立，苔痕斑驳。

悬崖

工人们冲到悬崖边俯看坍方，惊呆了。

一双双惊愕的眼睛。

数百双眼睛。

坍方中

浓烟袅袅四散。

蒙难者的一只手慢慢垂下来，终于静止不动了。——他们成了大山的一部分。

幻化成岩画上的终古精灵。

残留的路基像个被肢解的斗牛士，不屈地向地平线望去。

字幕与男低音：

“修筑南方铁路的汉子们：此片献给你们，如果称不上给你们的一瓣心香，那便是作者一掬咸涩的热泪。”

古刹的钟声继续。

远古先民似真似幻的群呼声又起。

雷声。

暴风雨。

8号台风袭击大南铁路工地。

在倾盆大雨与肆虐的狂风中雄峙的施工机械；

雨瀑倾泻在架桥机的龙门上；

铺轨机仿佛把铆好枕木的钢轨举上云霄；

推土机推开雨脚如注的土丘。

塔吊在站台工地上起吊预制件。

钻孔机震耳欲聋地钻探，一个个重余吨级的冲锤高节奏

地起落。意与看公试比高……

已经建好的数十米铁路桥、涵洞、信号装置，在暴雨中从容挺立。

暴风雨给雄浑的工地增加了更加雄浑的色彩。

电闪雷鸣中的画外对白：低沉的雷声或……

“这条路，盼了104年了，修得通吗？”

“废话！再等104年！”

“凭什么条件？”

“甭说别的，就冲咱们几个同一天生日，也得成！”

出片名

《生于同月同日》

片头衬底：……

八号台风中的工地。

百孔千疮。

片头结束。

彩门。

旗海。花海。鞭炮。威风锣鼓。武术。军乐。车站钟楼：10时整。

横额：“大南铁路通车典礼”

广播声：“通车典礼，现在开始！”

车鸣。车轮缓缓启动。

车站造型新奇：一系列富有现代感的局部特写。

钟楼。（360度仰拍）

茶色玻璃。映出——

列车。车窗。贵宾们啧啧称奇的目光与建设者们欢乐的面孔。

八九对眼睛的特写，最后闪出一双与众不同、反差极大、深藏苍凉的眼睛。

——陆明。

人物字幕：陆明：大南铁路工程副总指挥，大南铁路基建公司经理，后为分指挥部指挥长，再后为东南铁路工程总指挥。

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深深陷入回忆的陆明。耳畔响起一个女子焦灼的电话声（雷小娜的画外音）：

“喂，喂，事故要算到你的头上，他们想赶你到分指挥部去，你得快拿对策！喂……”

陆明的眼睛慢慢眯细了，表情却愈显刚毅。

目光一闪，看到路基旁的山菊花。

山菊花。山菊花。山菊花。

他从贴身的衣襟中掏出一封发黄的信，打开来，雷小娜的声音年轻而欢快：

“三年后的生日，我还到烈士陵园来等车，希望还能吃到别人送的生日饼干，你说，会有这个巧合吗？嘻嘻……”

下边是女孩子天真烂漫又略带顽皮的嬉笑声。

陆明茫然远望，首发车过桥。

山菊花漫山遍野。

车厢中，两个小伙子在人群中挤过，隔着半截车厢倏然看到陆明的神态。

兴奋从两个年轻人脸上慢慢飞走了，两个人对视了一下，慢慢在窗口坐下。

担心地从眼角窥视陆明。

这是秘书小文与青工牛仔。（人物字幕）

牛仔远远注视着陆明手中的信。
激动的风掀动信纸。

牛仔与小文也陷入了回忆。

牛仔耳畔响起工会主席老茅的声音：

“工地的老规矩，给每个寿星佬加餐，你们几个都是5月3号生的，就一块儿吃吧！头一顿生日宴，牛仔，你召集——”

机车长鸣，驶入隧道，黑格。

一角出小小的字幕：

牛仔，第一个生日宴。

列车驶出隧道，画面倒回到四年前了——

工棚，牛仔打电话：

“请通知陆总，明天到工地来吃生日宴，有山珍海味呀！”

长条“桌”上，已经摆下了备好的佳肴：“鸡”、“鸭”、“鱼”、“肉”——全是用干巴馒头“做”成的，各写一个菜名。

远远传来广播声：“爆破就要开始了，各单位隐蔽，各单位隐蔽……”

牛仔打电话：“什么？陆总已经来工地了！”

大牛冲入：“还打什么电话，快隐蔽！”拉他出门。

门外，一辆吉普车颠簸而来。

陆明站在车边巡视——

远山逶迤，山上旗语，哨音频频，人群迅速隐去。陆明驱车检查——

隧道口，施工队长老乔头率人进洞隐蔽，洞口有“塌方

危险”字样；（人物字幕）

仓库，老工人“弟弟”扛着水泥进仓，动作迟缓，陆明跳下车帮忙；（人物字幕）

涵洞口，牛仔与头牛跪到洞下，没戴安全帽，陆明打手势示意；（人物字幕）

……

巡视完毕，陆明向秘书小文挥手：“打旗语，各就各位——”

小文打旗语，群山仿佛也屏息肃穆了。

偏在此时，左近的工棚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牛仔冲进又冲出：“陆总，加急长途！”

陆明眉头一皱，犹豫了一下，还是去接了。

工棚。

陆明接电话：“哪个单位？我是陆明。”

女声（雷小娜）：“怎么？听不出来吗？”

广州，一个高档宾馆的通讯中心。

已届中年、却风韵愈佳的雷小娜手持电话，神色焦灼：

“有人冲着你来！这儿的动态你真的不知道吗？”——这是陆明青年时代的恋人。

陆明的声音：“您到底是哪一位？”

雷小娜一怔：“你真听不出来？”

工地。

爆炸在即，陆明焦急：“不管您是哪位菩萨，只好抱歉了，爆破马上开始，你过十分钟再打来！”